

袁中郎全集

遊記

袁中郎遊記

虎丘

虎丘去城可七八里，其山無高巖邃壑，獨以近城故，簫鼓樓船，無日無之。凡月之夜，花之晨，雪之夕，游人往來，紛錯如織，而中秋爲尤勝。每至是日，傾城闔戶，連臂而至，衣冠士女，下迨蔀屋，莫不覲粧麗服，重茵累席，置酒交衢間。從千人石上至山門，櫛比如鱗，檀板丘積，樽壘雲瀉，遠而望之，如雁落平沙，霞鋪江上，雷輾電霍，無得而狀。布席之初，唱者千百，聲若聚蚊，不可辨識分曹部署，競以歌喉相鬥，雅俗既陳，妍媸自別。未幾而搖頭頓足者，得數十人而已。已而明月浮空，石光如練，一切瓦釜，寂然停聲。屬而和者，纔三四輩，一簫一寸管，一人緩板而歌，竹肉相發，清聲亮徹，聽者魂銷。比至夜深，月影橫斜，荇藻凌亂，則簫板亦不復用。一夫登場，四座屏息，音若細髮，響徹雲際，每度一字，幾盡一刻，飛鳥爲之徘徊，壯士聽而下淚矣。劍泉深不可測，飛巖如削，千頃雲，得天池諸山作案，巒壑競秀，最可觴客。但過午則日光射入，不堪久坐耳。文昌閣亦佳，晚樹尤可觀。面北爲平遠堂舊址，空曠無際，僅虞山一點在望。堂廢已久，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，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，而病尋作，余旣乞歸，恐進之興亦闕矣。山川興廢，信有時哉！吏吳兩載，登虎丘者六。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，遲月生公石上，歌者聞令來，皆避匿去。余因謂進之曰：「甚矣，烏紗之橫，皂隸之俗哉！他日去官，有不聽曲此石上者，如月。」今余幸得解官，稱吳客矣，虎丘之月，不知尙識余言否耶？

上方

去胥門十里，而得石湖。上方踞湖上，其觀大於虎丘，豈非以太湖故耶？至於峯巒攢簇，層波疊翠，則丘虎亦自

佳。徙倚孤亭，令人輒憶千頃雲耳。大約上方比諸山爲高，而虎丘獨卑。高者四顧皆伏，無復波瀾；卑者遠翠稠疊，爲屏爲障，千山萬壑，與平原曠野相發揮，所以入目尤易。夫兩山去城皆近，而游人趨舍若此，豈非標孤者難信，入格者易諸哉？余嘗謂上方山勝，虎丘以他山勝。虎丘如冶女豔粧，掩映簾箔；上方如披褐道士，豐神特秀，兩者孰優劣哉？亦各從所好也矣。乙未秋杪，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峯看月，藏鉤肆詠，令小青奴罰盞，至夜半霜露沾衣，酒力不能勝，始歸，歸而東方白矣。

上據梨雲館本。查錦帆集不同。茲附錄于後。

石湖之上，爲上方山。孤絕秀冶，巨浸激灑，光漾几席。虎丘一片石，殆未可伯仲論也。江進之曰：「上方信奇，至於霜巖突立，砥平如水。烹泉弄月，令人轉憶千人石耳。」余曰：「上方千頃，虎丘一杯。上方四顧皆伏，虎丘逦翠稠疊而起，高不踰夏屋。夫虎丘之麗，辟則名姝冶容，置之園亭，與盆景假山爭勝可也。上方如披褐道士，豐神秀特，踞震澤而瞰包山，豈以此易彼哉？」是日進之邀余及小修弟看月，令小青奴罰盞，至夜半霜露沾衣，酒力不能勝，始歸，歸而東方白矣。

天池

從賀九嶺而進，別是一洞天。峭壁削成，車不得方軌，飛樓跨之，輿騎從樓下度。踰嶺而西，平疇廣野，與青巒紫邏相映發。時方仲春，晚梅未盡謝，花片沾衣，香霧霏霏，瀾漫十餘里，一望皓白，若殘雪在枝。奇石豔卉，間一點綴，青篁翠柏，參差而出，種種奪目，無暇記憶。歸來思之，十不得一，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間耳。士人以茶爲業，隙地皆種茶。室廬不甚大，行旅亦少，雞犬隱隱若在雲中。因誦蘇子瞻「空山無人，水流花開」之偈，宛然如畫。四顧參曹，無一人可語者。余因下輿，令兩小奚掖而行，問若佳否？皆云疲甚，那得佳。行數里始至山足，道旁青松，若老龍鱗，

長林參天，蒼巖蔽日，幽異不可名狀。纔至山腰，屏山獻青，畫簪滴翠，兩年塵土面目，爲之洗盡，低迴片晷，宛爾秦餘馬首紅塵，恍若隔世事矣。天池在山半，方可數十餘丈，其泉玉色，橫浸山腹。山巔有石如蓮花瓣，翠蕊搖空，鮮芳可愛，余時以勘地而往，無暇得造峯頂，至今爲恨。寂照菴在池旁，內有石室三間，柱瓦皆石，刻鏤甚精。室後石殿一，殿甚宏敞，內外柱皆石，圍三尺許，禪堂僧舍，周繞其側，亦勝地也。時寺僧方有構，菴內行脚掛搭者多，余意欲誦其去，因大書簡板曰：「種阿僧祇善根，親非親，怨非怨，陽燄空華，諸法皆如幻。遍闍浮提佛土，去自去，來自來，聞雲野鶴，何天不可飛？」自是諸僧，稍稍散矣。

靈巖

靈巖一名硯石，越絕書云：「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，」卽其處也。山腰有吳王井二，一圓井，日池也，一八角井，月池也，周遭石光如鏡，細膩無瑕，有泉常清，瑩晶可愛，所謂銀牀素綰，已不知化爲何物。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，僅僅一二山僧，出沒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。悲哉！有池曰硯池，旱歲不竭。或曰：卽翫華池也。登琴臺，見太湖諸山，如千百螺髻，出沒銀濤中，亦區內絕景。山上舊有響屐廊，盈谷皆松，而廊下松最盛，每衝颺至，聲若飛濤。余笑謂僧曰：「此美人環珮釵釧聲，若受具戒乎？宜避去。」僧瞪目而不知所謂。石上有西施履跡，余命小奚以袖拂之，奚皆徘徊色動。碧纒緇鉤，宛然石髮中，雖復鐵石作肝，能不魂銷心死？色之于人甚矣哉！山仄有西施洞，洞中石貌甚粗醜，不免唐突。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。僧爲余言，其下窪處，爲東西畫船湖，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。探香涇在山前十里，望之若在山足，其直如箭，吳宮美人種香處也。山下有石可爲硯，其色深紫，佳者殆不減歛溪。米氏硯史云：「鑿村石理粗，發墨不縻，」卽此石也。山之得名，蓋以此，然在今蒐伐殆盡，石亦無復佳者矣。嗟乎！山河綿邈，粉黛若新，椒華沉彩，竟虛待月之簾，夸骨埋香，誰作雙鸞之霧？旣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。百世之後，幽人逸士，

猶傷心寂寞之香，跌斷腸虛無之畫，屢矧夫看花長洲之苑，擁翠白玉之牀者，其情景當何如哉？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，仲父云無害霸，蜀宮無傾國之美人，劉禪竟爲俘虜。亡國之罪，豈獨在色？向使庫有湛盧之藏，潮無鴟夷之恨，越雖進百西施，何益哉？

錦帆集所載，與上文不同，今全錄之。

更吳匆忙無閑晷，偶因勘潦過支硎。天平靈巖諸山，每至一山，呈帖者如雨。寄石幽壑，寓目卽過。至靈巖稍閑，探館娃遺址，殘花舊石，口實西子，心知其妄，而不能不色動。凡烟雲之變態，與夫風泉之鳴激，妄意娥眉，夸骨之鬼，猶有存者，有情之惑，可一笑也。登琴台，觀湖山夕嵐，可謂絕景。洗石讀磨崖書，不甚辨。問響屨廊，僧指谷間松，址已蕪沒，獨兩石井尙鼎盛。一病僧坐石上，汲井水洗鉢，問探香徑，云在山下。古今過夫差者，皆首女禍，而余友江進之弔胥廟獨云：「忠臣不逐鴟夷去，縱有西施國豈亡？」聞者或以爲病，余爲之解曰：「齊國有不嫁之姊妹，仲父云無害霸，蜀宮無傾國之美人，劉禪竟爲俘虜，亡國之罪豈獨在色？」噫！冀後人不昧此語，不然未有不爲厲端者矣。

光福

光福一名鄧尉，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。山中梅最盛，花時香雪三十里。其下爲虎山橋，兩峽一溪，畫簪四匝，有湖在其中，名曰西崦湖，闊三十餘里，亂流而渡，至青芝山足，林壑尤美。山前長堤一帶，幾與湖埒，堤上桃柳相間，每三月時，紅綠燦爛，如萬丈錦。落花染成湖水，作胭脂浪，畫船蕭鼓，往來湖上。堤上妖童麗人，歌板相屬，不減虎林西湖。寺僧爲余言，董氏創此堤，費不下百萬錢。時年饑甚，民無所得粟，董氏令載土一舟者，得米數斗，旬日之內，土至如山，遂成大堤。山間蒼松萬餘，樓閣臺榭，宛然圖畫，柏屏蘿幄，在在有之。碧欄紅亭，與白波翠嶺相映發，山水園

池之勝，可謂兼之矣。嗟夫，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，粧點其中，豈不人與山俱勝哉？奈何層巒疊嶂，不以宅人而以宅鬼？悲夫！

錦帆集所載，與上不同，今補錄之。

「從光福山下，渡虎山橋，兩峽一溪，青巒四匝。有湖在其中，闊十餘里，亂流而渡，至青芝山足，山前長堤一帶，幾與湖埒。堤上桃柳相間，每三月時，紅綠燦爛，如萬丈錦，落花染水作浪。堤上妖童麗人，歌板相屬，不減西湖。僧爲余言，董氏創此堤，費不貲。時年饑甚，民無所得粟。董氏令載土一舟者，得米數斗。旬日之內，土至如山，遂成大堤。山間松萬本，參雲翳石，時有怪者。碧欄紅樹，與白波翠巘相映發。山水園池之勝，可謂兼之矣。」下與上文全同。

陽山

陽山高出諸山，長亙數十里，分隸兩縣。山下爲白龍祠。父老言東晉時，有白衣翁投宿民家，一夕而去。民家女遂有孕，後產一白龍，頭角宛然，冉冉而升，女遂驚絕。至山下有龍母塚，土人祠之。祠前有柏一株，大可二十圍，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，如一疋練，徘徊顧望，若省親者。每旱禱雨輒應，以靈異故，載在祀典。今年六月，旱魃爲災，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下。初時白日鑠池，萬里無纖雲。因與進之同登山巔，纔抵箭闕，四山雲霧如磐，咫尺不辨，呼吸之間，傾盆倒峽，平囂皆滿，相顧駭愕而去，然則龍亦神物也哉？

橫山

橫山去城十里而遙。十道志云：山四面皆橫，因而得名。一名踞湖，以其背臨太湖，勢若箕踞也。余以勘災過山下，草草登臨，未及領略。嗟夫！往日綠囂，今爲白浪，方與父老咨嗟，何暇葛巾綬帶，作人間風雅事乎？卽此一節，俗吏

之苦甚矣。山周迴甚廣，環以佛刹，如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，亦勝概也。吳越時此山最爲要地。隋文帝曾移郡邑於此，今治平寺有越公井，或曰吳朝大井，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，乃吳王開而素浚之，皆不可考矣。

穹窿

穹窿高深，甲于他山，比陽山尤高，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。山下田多荒蕪，內高外卑，不能貯升斗水，五日不雨，則其田如龜腹，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。余既勘得其實，乃爲減其正額，每年課稅，征十之五，漕兌不及焉，民稍有起色矣。山間有盤石，父老相傳爲朱買臣讀書臺，東西兩嶺相趨，名曰銅嶺。盧志云：「此山特高峻，郡之鎮也。」以余論之，山雖高峻，然石近於質，貌近於頑，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。

嵒嵒

嵒嵒形如獅子，一名獅山。俗說此山在太湖中，禹治水時，令童男女引出，欲以填水，至鶴邑不復進，因名鶴阜。今西南有兩小山，石如卷嵒，禹所用牽山也，其說頗不經。余登華山，曾一過其處，巉巖怪石，摩牙怒爪，森森欲攫人，爲之屏息股慄。形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，甚不利於郡城，諸門皆有水關浮梁，而胥獨無。以此聞往時有違衆佐橋者，橋成，郡中士大夫廢放略盡，遂相率毀橋。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，數年以來，登賢書者，減於往額，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去，論者乃復委罪於門外石坊矣。

楞伽

楞伽一名支硎。吳地記云：「支公嘗隱此山，後得道，乘白馬升雲而去。」余謂升雲事，不見於本傳，豈非好事者，因世說神駿一語，附會其說邪？楊循吉曰：「此山去城不遠，清僻可賞。至於茶梅煙雪，景物擅奇，名勝共遊之山也。」聞二三月間，遊人甚勝，朱樓複閣之女，騷人逸士之流，狹斜平康之伎，社南社北之兒，花攢綺簾，雜踏山間，不

滅上方虎丘。余往過山下，正值紛囂之時。奇石幽巒，拔起雲際，寓目即歸，未暇登覽。歸來與江進之約，欲以春和時往，而病尋作，乞骸去矣。名山勝水，信亦有緣哉。山上有寒泉，雨後轟雷噴雪，極爲可觀。石門尤奇特，兩石突起如門，下臨絕壑。有馬跡石，俗說支公好蓄駿馬，足跡猶存石上，有馬溺黃色一帶。

天平

天平山以白樂天顯。山腹有亭，亭側清泉，冷冷不竭，所謂白雲泉也。吳邑志云：「天平在吳中，最爲嶠峰，多奇石，山半白雲泉，亦爲吳中第一水。」蘇舜欽有詩云：「清溪至峯前，仰視勢飛舞。偉石如長人，聚立欲言語。石竇落玉泉，冷冷四時雨。」吳人至今稱之。聞方春時，遊舟甚盛，簫管綺羅，與上方諸山等。余過天平時，天已垂黑，駐足未定，山下水災狀子雪片飛來，余不知山爲何物矣。

西洞庭

西洞庭之山，高爲縹緲，怪爲石公，巉爲大小龍，幽爲林屋，此山之勝也。石公之石，丹梯翠屏，林屋之石，怒虎伏犀，龍山之石，吞吐波浪，此石之勝也。隱卜龍洞，市居消夏，此居之勝也。涵村梅，後堡樓，東村橋，天王寺橙，楊梅早熟，枇杷再接，桃有四觔之號，梨著大柄之稱，此花果之勝也。杜圻傳范蠡之宅，角里有先生之邨，龍洞築易老之室，此幽隱之勝也。洞天第九，一穴三門，金庭玉柱之靈，石室銀戶之跡，此仙蹟之勝也。山色七十二，湖光三萬六，層巒疊障，出沒翠濤，彌天放白，拔地插青，此山水相得之勝也。紀包山者，雖雲燦霞鋪，大約不出此七勝外。余居山凡兩日，藍輿行綠樹中，碧蘿垂幄，蒼枝掩徑，坐則青山列屏，立則湖水獻玉。一壺一壑，可列名山，敗址殘石，堪入圖畫，天下之觀止此矣。陶周望曰：「余登包山，而始知西湖之小也。六橋如房中單條畫，飛來峯盆景耳。」余亦謂楚中雖多名勝，然山水不相遇。湘君洞庭遇矣，而荒寂人煙，竹樹空疎，石枯土頽，博觀載籍，與洞座爲配者，或者圓嶠方壺乎？

若方內則故居第一矣。

上文根據四十卷本及梨雲館本。錦帆集所載，大有出入，全錄之。

環洞庭皆水也，浮而埤皆山也。山之陰陽皆石也，石之凹皆村落也，尺膚寸毛，皆花果也。山之秀削而特者曰縹緲，怪而巉者曰石公，曰大小龍，枵而幽者曰林屋。石皆殊絕，而態各出不相襲。龍山石偃水而礪，與風水相吞吐，石公天矯，丹梯翠屏，林屋或爲怒虎，或爲伏犀，或連絡而下瞰，如老翁之憑其幼，石之極觀也。林屋穿山不五簇地，而行其腹者，至十餘里，其奧不極，鬼工仙宅，莫可究也。山村幽冷而繁，消夏灣最勝，民居百餘家，負縹緲，面小太湖山，左右垂臂，案山如髻，疊疊立水中。山地沃，一畝千縹，族植而穎者曰涵村梅，後堡櫻，東村橘，天王寺橙，其他楊梅枇杷林檎鴨腳之屬，彌野皆是。余山行凡兩日，牛馬簿牘，遠若隔世。將遂披髮入谷，求與世辭，方爲世勞薪，胡可得也。陶周望曰：「余登包山，而知西湖之小也。夫六橋如房中單幅畫，飛來峯盆石耳。」因出所著行記以示，余曰：「山之神情態貌，盡於此耶？」周望曰：「不然，所可言者止此。大凡指水石之奇奧，煙林之豐縹，巒崖之高峻，以名洞庭者，皆非知洞庭也。」余曰：「然。」

東洞庭

東洞庭一名胥母，莫釐其最高處也。其山視包山差小，主峯視縹緲差卑，巉巖視石公龍山差平，廬居視消夏灣差薄，諸草木果品皆同，獨東山民倍饒裕耳。所可恨者，民競刀錐，俗鮮風雅，雖有奇峯峭壁，會無一亭一閣，踰踞石上，每置酒提壺，則盤坐荒草中，亦無方丈之樹，可以布茵列席者。山下僧寺，湫隘不堪，荒涼如鬼室。兩山之民，其不好事如此哉！蘇人好遊，自具一癖，然遊庭洞者絕少。雖騷人逸士，有白首未見太湖者。余以簿書錢穀之人，乍拋牛馬，暫友槃鹿，樂何可言。徘徊顧視，乃益自雄，真不愧作五湖長矣。

自第一句，至「自具一癖」一段，四十卷本與錦帆集所載，各有出入。今將錦帆集中所載者補錄之。東洞庭一名胥母，莫釐其最高處也。其山似包山差小，主峯似縹緲差卑，巉巖似石公龍山差平，廬居似消夏灣差薄。冠帶文章之士昔盛東，今略相敵耳。陶周望曰：「余三度欲登莫釐，飄雨遂自包山歸，然終不釋。」余曰：「圖美人欠伸者，其妖麗乃不在面，不必更求眉目也。」周望大笑。吳人好遊，自具一癖。」

錦帆涇

錦帆涇在吳縣治前，涇已湮塞，酒樓跨其上，僅得小渠一線耳。俗傳吳王與諸宮娃，錦帆游樂於此，故名。楊志謂市廊之中，徒枉相望，無容掛帆，謬矣。夫陵谷相尋，沙海變易，厩土塗泥，今其上則朱樓畫閣，安知昔不爲翠幃白浪哉？或云涇即舊子城壕，未知孰是。

姑蘇臺

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，去門數武，俗說姑蘇臺舊址在此。余攷諸書俱不類。吳越春秋云：「闔閭春夏治於姑蘇之臺，且食鮓山，晝遊蘇臺。」越絕書云：「胥門外有九曲路，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。」洞冥記云：「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，三年乃成。周旋詰曲，橫互五里。」山水記云：「姑蘇臺作五年乃成，高見三百里。」吳地記云：「闔閭十一年，起臺於姑蘇山，因山爲名，去國五里，夫差復高而飾之。」由此觀之，臺倚山枕流，峻絕人境，當在踞湖胥山之間矣。

百花洲

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。余一夕從盤門出，道逢江進之，問：「百花洲花盛開否，盍往觀之？」余曰：「無他物，惟有二三十葉鱗，鱗次綺錯，氤氛數里而已矣。」進之大笑而別。

陰澄湖

繡潭子門下船，北去一里，爲陰澄湖。湖三面受風，每盛夏時，遊舟綺錯，日不下百餘艘。玉腕青眉，嬌歌緩板，來往羅箔中，亦勝遊也。王百穀曰：「湖上有龍王祠，陰澄蓋應澤之訛云。」丙申六月，與顧靖甫放舟湖心，披襟解帶，涼風颯然而至。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，揮麈高談，不知身之爲更也。少頃，郵者報臺使者至，賓帶橋，客主倉惶，未能成禮而別。

上文與錦帆集所載不同，今全錄之。

潭子門下船，北去一里，爲陰澄湖。湖三面受風，每盛夏時，遊舟綺錯，清歌緩板，酣呼窮日夜，亦勝遊也。王百穀曰：「湖上有龍王祠，陰澄蓋應澤之訛云。」丙申六月，與顧靖甫放舟湖心，披襟解帶，涼風颯然而至。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，不知身之爲更也。少頃，郵者報臺使者至，客主倉皇，未能成禮而別。百穀又爲余言，吳兒以六月之廿四日，遊荷花蕩，傾國而出，雖漁刀小艇，僮覓皆空。士女競爲時裝淡服，摩肩簇馬，舟中之氣，如燭熱冶，而遊人自以爲樂，殊覺無謂。余笑曰：「六月烏紗，有熱於此者。」噫！今之君子，能不以苦爲樂，以熱惱爲清涼者，幾人哉？

荷花蕩

荷花蕩在葑門外，每年六月廿四日，遊人最盛。畫舫雲集，漁刀小艇，僮覓一空。遠方遊客至，有持數萬錢，無所得舟，蠅旋岸上者。舟中墮人，皆時裝淡服，摩肩簇馬，汗透重紗如雨。其男女之雜，燦爛之景，不可名狀。大約露韓則千花競笑，舉袂則亂雲出峽，揮扇則星流月映，聞歌則雷轟濤趨，蘇人遊冶之盛，至是日極矣。

歲時紀異

余偶閱舊志，見范王二公書吳中歲時，未嘗不嘆俗之侈靡，日漸而月盛也。范志云：「吳中自昔號繁盛，郊無曠土，隨高下悉爲田。以故俗多奢少儉，競節好遊。上元以糖圓春糕爲節食，爆糯穀於釜中，名李裏，亦曰米花，以下一歲休咎。寒食則拜掃墳墓。四月八日，浮屠浴佛。重午以角黍水圓綵索艾花畫扇相餉。七夕有乞巧會。重九以菊花茱萸簪新酒，食花糕。十月朔再謁墓，是日開爐，不問寒燠，皆爇炭。俗重冬至，而略歲節。二十四日祭竈，次夕田間燃高炬，名照田蠶，歲節祭饗，用除夜祭畢，則復爆竹，焚蒼朮及辟瘟丹。食物有膠牙餠，守歲盤，夜分祭瘟神，易門神，桃符之屬。」此范書宋事也。王志云：「吳中最重節物。迎春日啖春餅春糕。正月上元作燈市，採松葉結棚于通衢，下綴華燈，燈有楮練羅帛琉璃魚鮑麥絲竹縷諸品，皆綵繪人物故事，或爲花果蟲魚之像，其懸紙人馬於中，以火運之，曰走馬燈，藏謎者曰壁燈。其夕會飲，以米粉作丸子油飴食之，行遊五日而罷。二月始和，樓船載簫管遊山，其虎丘天平觀上方諸山最盛。寒食戴麥掃墓，清明插柳，端午饌角黍，作雄黃昌陽飲，簪艾葉榴花以辟邪。七月七日爲乞巧會，釘果皆曰巧。重九飲菊酒，食重陽糕及駱駝蹄。十月朔再謁墓，謂之燒衣節。尤重冬至，三日罷市，馳賀一如元旦。入臘，併力春一歲糧，藏之囊囤，經歲不蛀，呼爲冬春。米微黃，曰囤心黃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祀竈，竟夕爆竹，各燃火爐于門外，焰高者喜，謂之粃盆。田間燃長炬，名照田蠶。二十七日掃屋塵，曰除殘。除夜更春帖，畫灰于道，象弓矢以射祟。」此王書近代事也。余觀二公所志，皆歲時常態。吳俗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蕩，中秋日虎丘，而皆不書，何也？虎丘諸山之遊，王志亦略載之，然在今則尺雪層冰，疾風苦雨，游者不絕，何必二月始和哉？夫俗奢必蕩，蕩則窮；民泰必驕，驕則僭。民窮而僭，亂從生焉。司世道者，不能無隱憂矣。

園亭紀略

吳中園亭，舊日知名者，有錢氏南園，蘇子美滄浪亭，朱長文樂圃，范成大石湖舊隱，榮皆荒廢。所謂崇岡清池，

幽巒翠篠者，已爲牧兒樵豎斬草拾礫之場矣。近日城中，唯葑門內徐參議園最盛。畫壁攢青，飛流界練，水行石中，人穿洞底，巧踰生成，幻若鬼工。千溪萬壑，遊者幾迷出入，殆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。祇園軒豁爽塏，一花一石，俱有林下風味。徐園微傷巧麗耳。王文恪園在闔胥兩門之間，旁枕夏駕湖，水石亦美，稍有傾圯處，葺之則佳。徐岡卿園在闔門外下塘，宏麗軒舉，前樓後廳，皆可醉客。石屏爲周生時臣所堆，高三丈，闊可二十丈，玲瓏峭削，如一幅山水橫披畫了，無斷續痕跡，真妙手也。堂側有土壠甚高，多古木，壠上有太湖石一座，名瑞雲峯，高三丈餘，妍巧甲於江南，相傳爲朱勛所鑿。纔移舟中，石盤忽沉湖底，覓之不得，遂未果行。後爲烏程董氏購去，載至中流，船亦覆沒，董氏乃破資募善沒者取之，須臾忽得，其盤石亦浮水而出，今遂爲徐氏有。范長白又爲余言，此石每夜有光燭空，然則石亦神物矣哉？拙政園在齊門內，余未及觀，陶周望甚稱之。喬木茂林，澄川翠幹，周迴里許，方諸名園，爲最古矣。

錦帆集作「吳中國亭紀略」

上文根據四十卷本，錦帆集所載，前段大有出入，今錄之。「錢氏南園，蘇子美滄浪亭，朱長文樂圃，范成大石湖舊隱，今皆荒廢，近日唯葑門徐參議園最盛，云是吳匏菴舊圃。湖石數峯，亭亭立水上，疊而爲壁，穴而爲洞，懸而爲飛瀑，匝而爲湖。朱樓複閣，古木幽篁，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。祇園軒豁爽塏，一花一石，有林下風氣。徐園微傷巧麗耳。王文恪園在闔胥兩門之間，旁枕夏駕湖，水石亦美，稍有傾圯處，葺之則佳。徐岡卿園在闔門外下塘，宏麗軒舉，前樓後廳，皆可醉客。石屏爲周生時臣所堆，高三丈，闊可二十丈，玲瓏峭削，如一幅山水橫披，了無堆疊痕，真妙手也。堂側有土壠甚高，多古木，壠上太湖石一座，高二丈餘，妍巧甲於江南，相傳爲朱勛所鑿，石盤沉湖底，覓之不得，遂未果行。」以下與四十卷本全同。

遊惠山記

余性疎脫，不耐繩鎖，不幸犯東坡半山之癖；每杜門一日，舉身如坐熱爐。以故雖霜天黑月，紛囂冗雜，意未嘗一刻不在賓客山水。余既病痊，居錫城，門絕履跡，盡日惟以讀書爲事。然書淺易者，既不足觀，艱深者觀之復不快。其他如史記、杜詩、水滸傳、元人雜劇、暢心之書，又皆素所屬厭，且病餘之人，精神眼力幾何，焉能兀兀長手一編？鄰有朱叟者，善說書，與俗說絕異，聽之令人脾健。每看書之暇，則令朱叟登堂，娓娓萬言不絕，然久聽亦易厭。余語方子公，此時天氣稍暖，登臨最佳，而此地去惠山最近。因呼小舟，載兒子開與俱行，茶歸未熱，已至山下，山中僧房極精邃，周迴曲折，窈若深洞。秋聲閣遠眺尤佳，眼目之昏瞶，心脾之困結，一時遣盡。流連閣中，僧宿始去，始知真愈病者，無踰山水、西湖之興，至是益勃勃矣。

惠山後記

茶與酒一也。惠山泉點茶特異，而酒味殊不如北釀。或者謂南水甘北水冽，甘與酒不相宜，以是有異。余少有茶癖，又性嗜酒，用是得專其嗜於茶。僻居江鄉，日與新化安化泥汁滲漬爲偶，如好色人身處窻鄧，癭瘤滿室，自以爲左嬌右施，不知有識者之從旁欲嘔也。更吳以來，每逢好事者設茶供，未嘗不舉以自笑。然務煩心懶，茶癖盡蠲，雖復傾國在前，而主人毫且賸，較之癭瘤之嗜，十分未得一也。及余居錫城，往來惠山，始得專力此道。時瓶壇盡未能斯須去身。凡朋友議論不徹處，古人詩文未暢處，禪家公案未釋然處，一以此味銷之，不獨除煩雪滯已也。一日攜天池門品，偕數友汲泉試茶於此。一友突然問曰：「公今解官亦何有願？」余曰：「願得惠山爲湯沐，益以顧渚、天池、虎丘、羅浮、陸蔡諸公供事其中，余輩披緇衣老焉，勝於酒泉醉鄉諸公子遠矣。」

初至西湖記

從武林門而西，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，則已心飛湖上也。午刻入昭慶，茶畢，卽棹小舟入湖。山色如娥，花光如

頰，溫風如酒，波紋如綾，纔一舉頭，已不覺目酣神醉。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，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。余遊西湖始此，時萬歷丁酉二月十四日也。晚同子公渡淨寺，覓阿賓舊住僧房。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。草草領略，未及徧賞。次早得陶石簀帖子，至十九日，石簀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，湖山好友，一時湊集矣。

晚遊六橋待月記

西湖最盛，爲春爲月，一日之盛，爲朝烟，爲夕嵐。今歲春雪甚盛，梅花爲寒所勒，與杏桃相次開發，尤爲奇觀。石簀數爲余言，傳金吾園中梅，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，急往觀之。余時爲桃花所戀，竟不忍去湖上。由斷橋至蘇堤，一帶綠烟紅霧，瀰漫二十餘里。歌吹爲風，粉汗爲雨，羅紈之盛，多於堤畔之草，豔冶極矣。然杭人遊湖，止午未申三時，其實湖光染翠之工，山嵐設色之妙，皆在朝日始出，夕春未下，始極其濃媚。月景尤不可言，花態柳情，山容水意，別是一種趣味。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，安可爲俗士道哉！

斷橋

湖上之盛，在六橋及斷橋兩堤。斷橋舊有堤甚狹，爲今待中所增飾，工緻遂在六橋之上。夾道種緋桃，垂楊，玉蘭，山茶之屬，二十餘種。白石砌其邊如玉，布地皆軟沙。旁附小堤，益以雜花。每步其上，卽樂而忘歸，不十餘往還不止。聞往年堤上花開不數日，多被人折去。今春禁嚴，花開最久。浪遊遭遇之奇，此其一矣。

上文根據解脫集題爲「斷橋」四十卷本作「西湖三」，其文字各異，今全錄之。

望湖亭，卽斷橋一帶堤甚工緻，比蘇堤尤美。夾道種緋桃，垂楊，芙蓉，山茶之屬，二十餘種。堤邊白石砌如玉，布地皆軟沙。杭人曰：「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。」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。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，所施不下百萬。余謂白蘇二公，西湖開山古佛，此公異日伽藍也。腐儒幾敗乃公事，可厭可厭。

西陵橋

西陵橋一名西林，一名西冷，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。余因作詩弔之。方子公曰：「數聲漁笛知何處？疑在西冷第一橋。陵作冷，蘇小恐誤。」余曰：「管不得，只是西陵便好，且白公斷橋詩有云：『柳色春藏蘇小家，斷橋去此不遠，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實耶？』」

雨後遊六橋記

寒食後雨，余曰：「此雨爲西湖洗紅，當急與桃花作別勿滯也。」午霽，偕諸友至第三橋，落花積地寸餘，遊人少，翻以爲快。忽騎者白紵而過，光晃衣，鮮麗倍常，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。少倦，臥地上飲，以面受花，多者浮，少者歌，以爲樂。偶艇子出花間，呼之，乃寺僧載茶來者。各啜一杯，蕩舟浩歌而返。

孤山

孤山處士，妻梅子鶴，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。我輩只爲有了妻子，便惹許多閒事，撇之不得，傍之可厭，如衣敗絮行荆棘中，步步牽掛。近日雷峯下，有虞僧孺，亦無妻室，殆是孤山後身。所著溪上落花詩，雖不知於和靖如何，然一夜得百五十首，可謂迅捷之極。至於食淡參禪，則又加孤山一等矣，何代無奇人哉？

上文從梨雲館本，解脫集所載與此不同，今全錄之。

孤山拳峙湖中，和靖墓在山後。荒梅數株，虬曲巖壑間，逸士風標可念也。凡遊湖者皆上岳墳，過午多繫舟和靖墓下，投壺博塞以爲樂。杭人爲余言，往時處士墓，亦曾被伐，彼鱗士豈有崔嵬金盃哉？盜亦不智矣。

飛來峯

湖上諸峯，當以飛來爲第一。高不餘數十丈，而蒼翠玉立，渴虎奔貌，不足爲其怒也。神呼鬼立，不足爲其怪也。

秋水暮烟，不足爲其色也。顧書吳畫，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。石上多異木，不假土壤，根生石外。前後大小洞四五，窈窕通明，溜乳作花，若刻若鏤。壁間佛像，皆楊禿所爲，如美人面上癢痕，奇醜可厭。余前後登飛來者五。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，單衫短後，直窮蓮花峯頂，每遇一石，無不發狂大叫。次與王聞溪同登。次爲陶石簣，周海寧。次爲王靜虛，石簣兄弟。次爲魯休寧。每遊一次，輒思作一詩，卒不可得。

上文根據梨雲館本，解脫集作「遊飛來峯至北高峯記」，文字各異，又後段與下篇同，今全錄之。

湖上諸峯，當以飛來爲甲。其陽巉，秀削而冶且潤，其陰敞，窈窕通明。嘗怪南宮癖石，求所以溺而文者不可得，及披蘿歷巖，窮觀石態，玩其遒逸之趣，與夫刻鏤生成之巧，然後知南宮之致遠也。靈隱寺去峯可百步許，泝澗而行，青壁屏其前，碧流帶之。流稍闊，則泓而爲潭，石稍爰，則卷而爲坻。水迅而石折，則相觸爲鳴琴，而落爲紳帶。白香山記冷泉，殊覺未盡其幽麗也。韜光在山之腰，出靈隱後二三里，路徑甚可愛。古木婆娑，草香泉漬，淙淙之聲，四分五路，達於山菴廚內。望錢塘江，浪紋可數。余始入靈隱，疑宋之問詩不似。意古人取景，或亦如近代拈拾，及登韜光，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，字字入畫，古人真不可及矣。宿韜光之次日，與石簣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。

靈隱

靈隱寺在北高峯下，寺最奇勝，門景尤好。由飛來峯至冷泉亭，一帶澗水溜玉，畫壁流青，是山之極勝處。亭在山門外，嘗讀樂天記有云：「亭在山水中，寺西南隅，高不倍尋，廣不累丈，撮奇搜勝，物無遁形。春之日草薰木欣，可以導和納粹，夏之日風冷泉淳，可以蠲煩析醒。山樹爲蓋，巖石爲屏，雲從棟生，水與階平，坐而觀之，可濯足於牀下，臥而狎之，可垂釣於枕上。潺湲潔澈，甘粹柔滑，眼目之喜，心舌之垢，不待盥滌，見輒除去。」觀此記，亭當在水中，